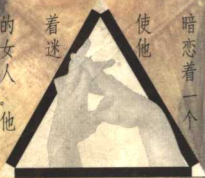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李素苗 译

失去的



莱松岛

这是一个充满激

情的故事：描写

一个把名誉看得

比生命还重的意

志坚强的女性。

这是一个单相思

的故事，写一个

粗鄙俗俚的男子

暗恋着一个

使他

着迷

的女人。他

不是白瑞德，她

亦不是郝思嘉。

本书也不是《飘》。

然而它与《飘》

却是出自同一作

者的笔下，那就

是大名鼎鼎的玛

格丽特·米切尔



失去的菜松島

中國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去的莱松岛/(美)玛格丽特·米切尔著;李素苗译.——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2

ISBN 7—5006—2347—X

I. 失… II. ①玛…②李… III. 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475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5.5 印张 2 插页 70 千字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9.80 元

原编者按

一个了不起的故事的发现过程

马克·S·梅菲尔德

保守秘密并不永远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时间越长越难以保密。去年秋天，古董评估家黛布拉·弗里尔打电话给我，建议我去看一些她认为有重大价值的关于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新材料。结果，我们大家在亚特兰大“塔拉之路”博物馆见了面。在我签署了决不泄露任何情况的协议书后（这份协议事实上迫使我们大家在材料出版前严守秘密），弗里尔和博物馆馆长帕齐·威金斯交给我一份简要地说明他们发现了米切尔未发表的题为《失去的莱松岛》的手稿和一些以前不为人所知的、与《飘》作者有关的照片和文件（过了好几个星期，我才亲手拿到

真正的手稿。手稿给我带来的激动与狂喜，只有米切尔的崇拜者才能理解）。

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玛格丽特·米切尔只发表了一部小说，她的私人文件在她去世后已经全部销毁，几乎凡是有关她的照片早已以各种形式发表过。而我在亚特兰大听到的消息是，她去世近 50 年后，居然又发现了一部新的手稿和大量有历史价值的照片与信件。弗里尔和威金斯说他们有照片的底片——当然这话的意思是《艺术与古物》可以根据原始底片翻印照片。这导致另一项秘密行动：是由我们公司编辑部主任蒙缇·普洛特承担的。他亲自把底片送到亚特兰大一家图片冲印社，让那里的人把底片印成 4×10 英寸的大照片又安全地护送底片返回博物馆。普洛特开玩笑说：“真是一场小型的中央情报局的行动。”

把这些东西变成我们刊物的封面故事还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在此期间，我见到了小亨利·安吉尔。他父亲和米切尔是我们文章的中心人物。米切尔未发表的信是写给老亨利的，是他的照相机拍摄

了刊登于本期杂志里的那些了不起的照片。最重要的是他保存了米切尔失去的手稿。这批材料能保存至今还真得感谢他和他的儿子。

小亨利今年已经70岁了。他知道他们家跟米切尔有来往——他们是邻居。但他是在一家公共图书馆里看到有人在读米切尔传记时才决定回家好好看看他父亲留下的纪念品。他说：“这批东西在我的五斗橱里放了好多年了。”

米切尔与安吉尔的故事读来引人入胜，也一定会成为大新闻。

玛格丽特·米切尔“丢失”的 手稿、照片和信件

1916年，年轻的玛格丽特·米切尔开始撰写一个充满激情的故事：描写一个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意志坚强的女性。这是个单相思的故事，写一个粗野鄙俚的男子单恋着一个使他着迷的女人但又得不到她。他不是白瑞德，她亦不是郝思嘉^①，这本书也不是《飘》。

本月里突然发生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它将迫使作家们改写米切尔的传记，因为“塔拉之路”博物馆公开了一部米切尔的手稿^②。这是一部中篇小说的手稿，是米切尔在她史诗般的小说《飘》打破一切畅销

注 ①白瑞德与郝思嘉是米切尔名作《飘》的男女主人公。

②塔拉是《飘》女主人公郝思嘉的老家，也是她力量的源泉。

书记录以前 20 年写的。这部米切尔亲手写的、题为《失去的莱松岛》、长约 13000 字(英文)的故事,以南太平洋汤加群岛的一个岛屿为背景。

尽管这故事是米切尔在不满十六岁时写的,但它基本上是个成年人的故事——商船大副偷偷爱上了小岛传教士的故事。这还不是博物馆初次展出的惟一有价值的东西:手稿仅是几十年来出现并公诸于众的、跟米切尔身世有关的、数量最大的一批宝藏中的一件。这批宝物还包括 50 余幅从未发表过的照片,还有米切尔写给她终身之交亨利·洛夫·安吉尔的 15 封从未公开的信件。安吉尔是亚特兰大人,于 1945 年去世,比米切尔早去世 4 年。

迄今为止,在关于米切尔的各种传记里,安吉尔都不过是她一个邂逅相遇的朋友。但从表现他们关系的文字材料和照片来看,他们的关系要比以往了解的密切得多。米切尔把《失去的莱松岛》的手稿让他保存,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这些材料作为安吉尔的财产保存了半个世纪,更说明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因为,即便是米切尔由于在 1936 年 5 月出

版了《飘》而赢得国际声誉，安吉尔也从未想到要用这些东西换取钱财。连他的儿子，今年70岁的小亨利·安吉尔都不知道他父亲同米切尔的交情有多深。

“我知道我们家认识米切尔，但我从来不知道我爸爸跟玛格丽特有什么关系。”安吉尔说，“我是在奶奶去世时才知道的，因为爷爷给了我奶奶多少年来一直保存的我父亲的东西。”

那是在50年代初。“这些东西一直堆在我的抽屉里，搁了好多年了。”安吉尔说，“我记得爷爷说过，‘也许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给你带来点好处的。’我心想，‘我要这么一堆老掉牙的情书和照片有什么用？不过我留着就是了。’我很高兴我保存了下来。”

去年在一家公共图书馆里，安吉尔偶然看到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名字，这使他重新考虑他保存了40多年的材料。“我看见有人拿了一本关于米切尔的书，”安吉尔说，“我知道我们家认识她，我想看看书里有没有提到我们家。”他发现有几处提到他父亲——这一发现促使他最后跟亚特兰大市中心区的“塔拉

之路”博物馆发生联系。

去年秋天，有一天，安吉尔走进博物馆，拿出一个塑料口袋，里面有一些陈年的信件、照片和两本蓝色的笔记本。这是这么些年头里无声无息地放在他抽屉里的贮藏物品的一部分。博物馆馆长帕齐·威金斯说：“我一看就知道他手里拿的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米切尔—安吉尔收藏品将在博物馆永远公开展览。藏品内容涵盖两个朋友从10来岁到20多岁的年月，并记载了一直维持到安吉尔去世的牢固友谊。在一封比较重要的、用《伯明翰新闻》的信纸写的信里，米切尔甚至拒绝了安吉尔的求婚。威金斯说：“最令人欣慰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材料和照片，而不是把它们锁在某家银行的保险柜里。”

这些收藏品肯定会吸引全世界的《飘》迷们。这本关于南北战争的历史小说至少用27种文字出版，已经售出3000多万册。时至今日，在小说初次发表近60年的今日，全世界每年还要销售25万册。这部

小说获普利策奖；根据小说拍成的电影《乱世佳人》在1939年放映后获得很多大奖，至今还吸引着年轻一代的影迷们。

然而，《飘》是米切尔发表的惟一部小说。米切尔是个不喜欢别人议论她私事的孤僻的人，抱怨过《飘》给她的生活所带来的许多骚扰。1949年她在亚特兰大过马路时被汽车撞伤后不治身亡。

今天，在“政治正确性”的气候下，许多人，包括许多亚特兰大人都要跟一部怀念南北战争以前岁月的小说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为什么一部描述南方历史最悲惨阶段的美国小说至今仍吸引世界各地的读者呢？答案可以从米切尔的生活和她认为是小说主题的“熬过难关侥幸生存”里找到。“什么品质使有些人能挺过灾祸继续生存，而使另外一些看上去一样勇敢能干和坚强的人倒了下去？”1936年，她在接受《亚特兰大杂志》社会版主编梅德拉·珀克逊的广播采访时提出这个问题。“我一直对人的这种特殊品质感兴趣。在当前这个经济萧条的时期里，我们亲眼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社会动乱、战争、经济恐慌、

革命……等时期,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有的人经受灾难继续生存,有的人不行。那些历尽浩劫胜利地挺了过来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品质使他们能坚持战斗,垮掉的人身上缺乏的又是什么样的品质?……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南北战争的幸存者常常把这种品质称为 gumption(气魄)。”

传记家们说米切尔就具有这种挺过难关继续生存的品质。她的作品表现的是亚特兰大和她本人:这座城市和这位作家都有适应变易的能力,都有本事克服逆境,东山再起。亚特兰大的历史充满了体现这种从逆境中崛起的例证:它从南北战争的废墟里重新振作起来;在宪法第 19 项修正案被通过的前一年就允许当地妇女有选举权;它是现代民权运动的发源地,现在又蓬勃发展成为国际性城市,1996 年的夏季奥运会在这里举行。

这曾经是,现在依然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亚特兰大。但在她的传记里,有一段故事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几乎由于时光的流逝而永远被埋没了。这故事涉及亨利·洛夫·安吉尔。传记历史只把他简单地

描写为米切尔 5 个追求者之一，他们在她 1921 年住院时都在病房伺候过她。1985 年出版的米切尔与多年好友埃迪书信集《从壮志豪情到碌碌无为——致埃伦·埃迪的信》里提到过他，称他为“那位天使”。^①然而，新发现的收藏品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给埃迪的信，加上手稿和照片，构成米切尔生活中重要的新的一章。这一切还说明，对于他的朋友“佩吉”·^②米切尔来说，亨利·洛夫·安吉尔出现得正是时候，正是地方。

安吉尔和米切尔都在 1900 年出生，两人年龄完全一样。他们俩都新搬到桃树街，1912—1913 年都是在校的新学生，两人还都喜欢打垒球。1913 年米切尔的密友考特尼·罗斯也搬到这条街，三个孩子——玛格丽特、亨利和考特尼——自称为“脏兮兮三人帮”。有意思的是，在《失去的莱松岛》手稿里，米切尔用考特尼·罗斯做女主人公的名字。男主人公叫比尔·邓肯，颇有亨利·安吉尔的特点。在两个笔记本

注①英语里，亨利的姓“Angel”有“天使”之意。

②“佩吉”为“玛格丽特”的爱称。

100多页的手稿里，女主人最后失去生命，歹徒——富有的小岛军阀——受到应有的惩罚，发生一切事件的小岛在火山爆发后沉入大海消失了。

作文本的封底里贴了一张写着故事大纲的纸，手稿里还夹着一张纸，上面开列的名字仿佛是她写的另外4个故事的题名，但一篇都没有被发现。

跟其他已发现的米切尔手稿——均为短小幼稚的作品或学校作业——相比，《失去的莱松岛》是米切尔去世以来所发现的惟一一部未发表而有一定长度、故事比较复杂的手稿。其他手稿，包括一部叫作《罗珀·卡玛金》的，讲述另一位妇女与命运搏斗的中篇小说手稿都被销毁了。

米切尔与安吉尔的来往书信也有历史意义，因为在她去世以后，由于她丈夫约翰·马什和她哥哥斯蒂芬斯·米切尔的一再坚持，她的许多个人资料和书信都被销毁了。

亨利·安吉尔喜欢摄影，据他儿子说，他家里有间暗室（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藏品中有的照片在早先的藏品档案里是以发表过的照片出现）。这些未

经发表的照片表现米切尔不同年龄时期的风貌，是喜爱她的朋友从他们的眼光通过照相机捕捉到的身影和形象。这些照片充分显示新派南方妇女的崛起。照片里，米切尔在爬山、骑马、游泳、开汽车、射击和穿稀奇古怪的服装。

这时期有两张米切尔和安吉尔摆好姿势而拍摄的照片最能说明问题。在第一张照片里，他们俩人单脚站在两条铁轨上，互相紧握对方的一只手以保持平衡。另一张照片里，安吉尔跪在地上似乎正往米切尔的手指上套戒指。她摆出羞涩腼腆的姿态，另一只手捂住心口假装十分吃惊的样子。在两张照片里，他们的穿着几乎完全一样。她穿一件肥大的男式衬衣，袖子卷了起来，戴一顶加乌乔牧人常戴的那种式样的宽边帽。安吉尔穿一件无领衬衣，领口那颗扣子没有扣上，戴一顶白色的无檐便帽。两人都穿长裤。一对永恒的伴侣，仿佛是在今天而不是1920年左右拍的照片。

米切尔在1920到1922年之间写给安吉尔的信函里用的是姐妹的、朋友的和女朋友的口气。内容兼

有平凡世俗(如请他买胶卷,去药店取药等)和深刻严肃(如在火车站看到一具覆盖了军旗的士兵灵柩时的想法)。

“车站里静静的,只有月台上的一盏灯,直接照在那具棺材上,”她写道,“附近没有一个人。我抱膝坐在黑暗中,想着那个男孩,寻思着他是否有姊妹、母亲和情人,我还傻乎乎地思忖他是否有点寂寞,有点受伤害,付出了一切并且大老远地回来了,却没有一个人迎接他,没有一个人关心他。我觉得我认识他,不知道怎么地,我的内心有某种东西开始发痛。”

在一封用三张《伯明翰新闻》社会版办公室的信纸写的信里,米切尔不仅拒绝了安吉尔的求婚并且鼓励他恢复以前的恶习,如果这能使他心地平静,“我希望你快乐幸福。如果金钱和从前那种烈酒、赌博加女人的生活能使你多少得到一点快乐的话,那我完全支持你这么做,”她写道,“老朋友,我确实爱你,只要你想当我的男朋友,我将永远感到你就是我的男朋友。”

另一封信表达了米切尔对一次舞会的看法,这

舞会确确实实成了大新闻。这是在1921年3月1日，她同她的舞伴佐治亚州立科技学院的学生A.S. 威尔在庆祝青年女子首次进入社交界的舞会上表演一场剧烈的摇摆舞并以长时间的亲吻作结束，使观众们大为震惊。《亚特兰大杂志》作了如下报道：“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中一位最美丽的玛格丽特·米切尔小姐所表演的阿帕希舞……是舞会上最精彩的节目之一。”^①

米切尔在给亨利·安吉尔的信里写道：“我们排练这舞蹈的时间实在太短了，不过我们天天下午和晚上都在练，从来没有间断。星期二要演出了，我一定会非常高兴。每天晚上排练以后我真是累极了，只能精疲力竭地上床睡觉。”

有意思的是，庆祝舞会是在亚特兰大的乔治亚特勒斯旅馆。就在这家饭店里，14年以后，米切尔把《飘》的手稿交给了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编辑哈罗德·莱瑟姆。1939年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等电影明

注①男女分别化装成强盗和他情妇的一种剧烈运动的舞蹈。